

第一回 吉士懷春題紫燕 侍姬遊戲學紅娘

有意多緣，豈盡必未繩牽援？祇看那，賈氏才高，掾公情熱。司馬臨邛琴媚也，少君何用傷離別。止堪憐。劉阮識天台，情怡悅。有一種思淒切，有一等腸如結。恨鴻魚不見，癡魂不絕。君瑞長亭驚夢，十朋江上啼紅血。這其間苦盡或甜來，宜分說。

—右調《滿江紅》

這首詞，單道自古佳人才子，得以萍蹤會合，訂好百年，莫非天緣所定。然天緣最是奇幻，在庸夫俗女分中，看其會合極是容易，極是平常；獨在佳人才子分中，看其會合，偏多磨折，偏多苦惱，又必生出許多驚嚇艱難，再不得個順利上手。當其未能會合之時，常恨天之厚於庸夫俗女，而薄我佳人才子。及到會合的時節，憑他繡戶佳人，獨有蓬屋的才子受用得著。憑他千金美女，獨有赤貧的才子湊合得去。憑他父母兄弟，立意不肯配這落魄才子，獨有天公見憐，偏要從空中撮合，立意配這落魄才子。而後知天之待庸夫俗女者，斷不以待才子佳人；其所以待才子佳人者，斷不比待庸夫俗女，平常無味者也。所以，才子往往自負，寧可一世無妻，再不屑輕與俗女作配；佳人往往自負，寧可一世不嫁，再不與庸夫為偶。祇看庸夫俗女之會合，不過藉以生男育女，步步孽障，件件苦海。惟才子佳人之會合，不是意氣相投，定是文才相慕。非但貪被底之歡，常自得超塵之樂。故在下也常自對天禱告，願我來世，修做個窮才子，不願做個富庸人；願來世吃些苦惱，受用一個絕世佳人，不願媒妁盈門，說合我做個田舍郎的女婿。這是我有激之談，亦因披閱古來會合之事，其間奇情艷事，即未必盡同一轍，然或以異香之馥，而得佳偶；或以綺琴之媚，而獲成雙。此皆天緣巧合，絕不費恁周折。至於天台再往，空有桃花；玉洞歸來，忽更滄海。此皆姻緣變幻，往往不可測度。盡有事出無心的，到諧了百歲朱陳；勉強苦求的，反做了兩家水火。也有始難終易，也有始易終難。總然婚姻離合之間，憑你絕世聰明人，那個不入他的圈套？或認了真，有時真裏邊卻弄出假來。認了假，有假裏邊卻藏著真。還有錯內成就，死中覓活。這都是老天公，愛惜那些佳人才子，不捨得平平常常，便做一對夫妻。必定要顛之倒之，哭哭笑笑，樂一番，苦一番，風流一番，相思一番，孤零一番。然後佩返漢皋，珠還合浦。到手時節，相憐相惜，若驚若疑，比之庸夫俗女的夫婦，另有一種賞心快意的去處。惟天下佳人才子，纔理會得其中滋味，惟天下佳人才子，方湊合得其中天數。亦惟天下佳人才子，纔描寫得出其中變幻之妙。所以，其事必奇，其事必傳也。

如今且演說一段佳人才子的新奇故事。

這事在明末年間，四川成都府，雙流縣中，有一個舊任錦衣衛揮使，姓湛諱元亮，號悅江。夫人張氏，生下男女各一雙。長子國瑛，次子國琳。長女慧姑，次女淑姑。男女俱聰明奇俊。國瑛字翌王，在兄妹之中，更為出類拔萃。自七歲上學攻書，便能過目成誦。至十三四歲之時，吟詩作賦，品竹調笙，無所不妙。九流三教之說，無所不曉。三略六韜之義，槍棒器械之類，亦無所不能。十五歲進學，十六歲上，悅江即聘定陸顯言之女為妻。陸公現任廣東潮州別駕，不意那小姐患病而亡。湛悅江又無意功名，林泉肆志。奈居官之日清廉自好，所以宦囊蕭然，家中甚覺艱難。因此上同了夫人子女，遷到柏秀村居住。那村離城數里，山明水秀，父子開館設教，訓幾個學生度日。此時，翌王年已二十一歲，尚無力續娶。慧姑年已十七，嫁與本地陶總兵之子陶景節為妻。

一日，節屆清明，翌王解館，同村中幾個父老，並舊日在城相契的朋友，沿村尋花訪柳，攜了一樽酒，在野外空闊去處，席地暢飲。酒至半酣，翌王詩興勃發。正見紫燕一雙，翔舞而來，即以此題，吟一絕云：

何勞紫燕語呢喃，雙舞妍花媚柳間。

若肯寄人憔悴意，繡簾深處帶泥傳。

吟罷，遂取筆硯，寫在花箋之上，眾友各各和韻。翌王此時，觸景生悲，不過謂自己老大之年，尚無佳偶，欲託飛燕，把此情詠，傳於閨閣深處。其間或遇姻緣，可以永締百年，祇未可知。真所謂無聊之極思也。看看日已西斜，客皆散去，惟翌王遊興不盡，一路走回家來，咿咿唔唔，把《紫燕》詩吟不絕口。吟罷，不覺長歎。

信步走過一條小橋，橋下有一所莊院。門前桃柳爭芳，一帶粉牆，環著綠水，斑竹門兒，太湖石聳出牆外。翌王立定腳頭，觀之不已。復上橋高眺，見牆內院落齊整，暗暗稱羨道：“不知誰家宅第，如此華麗。”一頭又把詩吟起來。

忽聽得呀的一聲門響，門內閃出一個青衣女童，向外張望。見了湛生，便欲閉門。湛生慌忙上前一步，向那青衣女童，深深一揖道：“請問小娘子，此間是誰家宅第？”女童便帶笑的答道：“相公你問怎的，我們這個所在，便是本縣城中梅府別院。我家老爺在日，為本朝都御史之職，今已亡過。”湛生道：“莫不就是號如玉諱瓊的梅老先生？”那青衣道聲便是，又欲掩門進去。湛生含笑答道：“如此說來，你家老爺在日，與我家老爺，原是通家世誼。小生喚做湛翌王，那時我年紀尚幼，你家老爺，朝夕到我家來的。未得追隨拜識，今已仙逝，也還是通家子姪。不知此處可是老夫人所居，還是甚人在內？”女童道：“此間並無別人居住，祇有本宅小姐，性愛幽靜，獨居在此。”湛生道：“你家小姐，我還算通家姊妹。請問喚甚名字？年已幾何？曾適人否？”女童道：“相公雖是通家，說話太覺煩怨。適間小姐同在園中看花，奴家出來。說話已久。此時將欲進去，伺候小姐呼喚也。”湛生便近前，扯住了腰間汗巾說道：“小姐呼喚不妨，必求細細詳示，不然小生祇得追隨小娘子進去，問個端的了。”女童見了湛生狂態，恐怕有人看見，祇得慌忙含笑道：“吾家小姐的字，喚杏芳，又號醒名花。”翌王道：“怎麼叫做醒名花？”女童道：“我小姐真個生得天姿國色，家中稱為小楊妃。古人以‘古海棠初睡足’比楊妃，小姐常道：‘楊妃睡足我獨醒。’所以將這意思，取個別號，乃自叫做醒名花。年已二九，祇為世無其匹，矢志不肯適人，終日焚香禮佛，閑時便分題拈韻，消遣時光而已。老夫人著實憐惜，屢次相勸，決意不從。夫人遂將此園，為小姐焚修之地，撥幾個老蒼頭及奴婢，朝夕服侍。又將近處莊田百畝，為薪水之用。不料老夫人於舊年八月中，亦一病身故，今小姐獨自居此。真個閨門肅正，足不窺戶。即奴輩有些差處，一毫不敢輕怨。”湛生便道：“你家老爺、夫人既已身故，還有幾位公子麼？”女童道：“祇有一位大爺，現在城中，不時要來看望小姐。但為人性子太剛，與人一言不合，便欲伸拳舞腳，故此人人畏他。”

正說話間，祇聽見裏面鶯聲嬌囀，叫喚佛奴。女童道：“小姐呼喚了，相公請便罷。”湛生聽說小姐這等美貌，又未曾匹配，園中又無別人，便轉口道：“適纔見貴園花卉甚佳，意欲賞玩片刻，不虛一時遊興，未識可肯相容否？”女童道：“此非奴家所能主。若相公必欲看花，等奴家服侍小姐進去，相公稍遲進來，略看片刻，便當出去。倘外人撞見，恐遺累於奴輩哩。”湛生道：“如此甚感，決不遺累於小娘子。”女童回身便走，湛生遠遠尾之而進。轉彎抹角，祇見那女童，隨著一位美人，隱隱在花枝小徑內去了。這

道：“醒名花三字，果不虛傳。”又見園中，猶如洞天深處。祇見：

牡丹亭，芍藥欄，薔薇架，木香棚，種種名花，吹香弄影。朝霞閣，百花軒，松風樓，荷香亭，歷歷臺榭，映水柀煙。林間鳥聲上下，庭外竹影參差。正是花深留客處，果然春暮落紅時。

湛翌王正在神魂飄宕，應接不暇之際，又見一對紫燕，飛語花間。便把方纔所吟的詩，又吟起來。心中暗想：“梅小姐如此青年，怎受得空閨寂寞？”又想：“小姐若見我湛翌王，必有見憐之意。怎當得天台雖近，無路可通。”湛生正在閑吟妄想之際，誰曉得隔牆須有耳，窗外豈無人。當時小姐看花倦倦，到內取茶解渴。猛聽得園中有吟詠之聲，忙呼佛奴道：“不知何人到園中來？你快往外一看。”佛奴心知是那生作怪，答應而出。走到園中，果是湛生，搖搖擺擺，走來走去，覺得他丰神態度，宛是神仙，口中祇自者也之乎，吟詠不已。一時到打動了佛奴一點憐才之意。心中想道：“小姐沒有緣法，自己不來，苦苦的叫我打看端的。倘親見了那生，不知還守得清齋滋味麼。”一頭想，一頭走上前來，低低叫道：“湛相公，湛相公。”那湛生正想得出神了，竟不答應。佛奴看見他這麼個樣，笑道：“相公休得在此惹禍，小姐聽見了吟詠之聲，知有人在此園中走動，特喚奴來園中打探。倘再遲延，又差別人出來了。相公快快請回，不要連累我們。”湛生方纔點頭道：“去便去了，你說小姐會分題拈韻，必知小姐敬重斯文。小生適間踏青，吟得一首拙句在此，小娘子祇說在園中拾取的，乘間煩小娘子送與小姐觀看。若問此間消息，竟說並無人走動，待小姐見詩之後，或者稍稍垂憐，有甚言語，乞求小娘子記明，小生明日仍來此地，專聽好音。”佛奴道：“相公差矣，吾家小姐，雖知書識字，到底是深閨弱質，曉得重甚麼斯文。祇看世上讀書做官者，尚未必能敬重斯文。況我家小姐，性多偏執。倘惹出事，那時誰去招擔。湛相公，快快去吧，不要在此歪纏。”湛生急忙跪下道：“好姐姐，可憐小生伺候多時，替我傳一傳詩，有何幹礙。若尊意決定不肯，我就向魚池中，赴水而死。”佛奴被他纏不過，祇得將詩收了，不睬湛生，一溜煙竟去了。

湛生看見女童進去，祇得俯身勉強而歸。歸家時，已是點燈了。進了書房，悶悶對著書本而坐。也不想吃甚夜飯，又吟詩一首道：

尋春擬欲訪天台，次第桃花爛熳開。

未遇碧仙親自遊，已憑青鳥問蓬萊。

吟罷，竟和衣上床睡了。不題湛翌王回家之事，且說佛奴將湛生之詩，藏於袖中，進得小姐房內。杏娘便問道：“適纔園中，可有人麼？”佛奴祇得扯個謊道：“園中並無人走動，小婢各處尋看時，拾得一幅字紙在此。上面花花綠綠倒也好看，小婢不得甚麼，特拾來送與小姐觀看。小姐高明，必知分曉。”杏娘接在手中，略看一看，便喝道：“賤人，好大膽，快快跪在這裏。你說園中並無動靜，這詩箋從何處得來？快快招來，免受責罰。”便叫金奴，拿竹片過來。原來小姐身邊有兩個侍婢，一個就是佛奴，一個名喚金奴。金奴老成樸直，不曉得尷尬之事。佛奴天資聰慧，若要他做《西廂記》內的紅娘，那恰好不過的了。佛奴看到杏娘發怒，縮做一團道：“請小姐息怒，容小婢細稟。小婢蒙小姐喚至園中，看取吟詠之聲。剛剛走到牡丹亭下，祇見地上有一幅字紙，被風刮得飄動，小婢慌忙上前拾取在手。早見一個絕俊俏的書生，走來對小婢說：‘這是我適間在此遊玩，遺落的花箋，上面有要緊詩句，望乞見還。’杏娘道：‘既然那人失落的，便該還他，使其速去，怎麼拿進來與我看？’佛奴道：‘小婢就問他：‘你是甚麼人，輒敢在此胡行？’那生道：‘小生看那春光明媚，遊春到此。偶見貴園中，花柳爭妍，禽聲上下冒昧進內一觀，不意失落此箋。’小婢彼時以為，園內的東西，或是小姐所遺，亦未可知。倘被那生一時冒認，他竟傳揚開去，雖無甚大事，然於閨門體面不雅。所以小婢把言語灑落他一番，故此不肯還他，趕他出了園門，一徑來回復小姐的話。若早知不是小姐的，小婢自然還他了，怎敢遞與小姐。望小姐俯察其情，恕小婢愚昧之罪。”杏娘道：“據汝之言，似亦有理。”便又沉吟半晌，問道：“你不肯還他詩箋，他有甚麼話對你說？”佛奴道：“話倒有一句，祇是小婢不敢說。”杏娘道：“但說不妨。就是那詩箋，我祇恐閑蕩狂且，故意作此情詞艷句，勾引深閨。今細觀此詩，那生並非有意，但覺無限牢騷，蓋亦傷時失意之士。兼且句語清新，必非凡品。你說他有話，不妨細述與我聽。”佛奴道：“小姐在上，小婢怎敢隱瞞。那生去時，祇說道：‘你拾了詩箋不還我，今日天晚，明早必定要來討個回復。’”杏娘道：“既如此，你把此詩收拾好了，明日若是那生來討時，快還了他，方饒你的打。”佛奴方纔立起身來，把湛生咒罵了幾句，將這幅花箋亂推在小姐鏡臺邊道：“好個禍胎，幾乎累及了老娘吃一頓棒槌。”便去服侍小姐，不題。

卻說湛翌王回至家中，一心想著醒名花小姐。祇覺神思恍惚，欲睡不睡。巴得天明，梳洗已畢，也不與父母說知，竟帶幾錢零碎銀子在身邊，擔著妄想，飛走到梅家莊上去討回頭。起身得早，不覺腹中飢了。途中遇一酒店，湛生便入內坐下，沽一壺，自斟自飲，自言自語，思想“梅家小姐，不知可曾見我詩？中得他意麼？即見時，可憐惜我麼？”正在胡思亂想，忽見一個道裝老者，走進店來。正不知老者是何人？要知端的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本節完）

[返回 >> 醒名花 >>](#)

本書始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